

神医

阿彩〔著〕
▲下

她天赋异禀，惊才绝艳，行医江湖

他是当朝九皇叔，生而高贵，斜睨天下

中国移动“咪咕阅读”
征文大赛导师阿彩成名之作

作品人气累计过亿

同名电视剧正在拍摄之中

“同衾同穴伴死生，卿卿你可愿否？”

凤轻尘

4 携手天涯共风雨

「美人儿就是美，笑起来也比常人多三分风情。」
凤轻尘看得痴了，想也不想就在九皇叔的唇上轻啄一下。



神医

阿彩【著】

下

风轻坐

④

携手天涯共风雨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第二十一章 他是不一样的

身为大夫，治病救人是她的天职，风轻尘从来没有想过，要谢皇贵妃报恩什么的，她会尽力救治小皇子，只是身为大夫的良知让她无法看着可以医治的病人，因大夫施救不当而死去。

风轻尘让人搬了把椅子，坐在小皇子的身边，守着小皇子。

十二个时辰内是关键期，风轻尘必须亲自盯着，绝不能出一点差错。

小孩子比大人娇弱得多，仔细一点是对的，每隔半个时辰，风轻尘就会替小皇子检查一次，看小皇子的情况渐渐转好，风轻尘的脸色也好看了几许。

对大夫来说，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看着病人渐渐好转、康复。

傍晚时分，谢皇贵妃过来了一趟，和之前相比，谢皇贵妃的精神好了许多，询问了小皇子的基本情况后，谢皇贵妃便不再多问，更不敢要求风轻尘保证小皇子没事。

谢皇贵妃陪小皇子说了会儿话，努力压下心中的不舍，一步三回头地出去，生怕自己待在这里，会妨碍到风轻尘。

时间悄然流逝，夜深了，风轻尘打发了守夜的宫人，让他们在殿外待着，自己则在室内守着小皇子，因为忧心小皇子的病情，风轻尘根本没法睡。

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就在风轻尘以为小皇子的情况已经稳定并好转时，小皇子突然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。

反复了！

风轻尘顿时一个激灵，整个人精神百倍，立即想尽办法施救。

一番施救后，小皇子终于不再抽搐，却又发烧了。

风轻尘给小皇子检查后，发现小皇子体内的毒素还没有清，便又取了八分之一的解毒丸喂给小皇子，却被小皇子吐了出来。

当务之急就是清理小皇子体内的毒素，不然一切都是白搭，风轻尘只得想办法把药灌进去。

小皇子吐得太厉害，凤轻尘一个人根本搞不定，便打算叫一个宫女进来帮忙，转身之际却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悄无声息地站在她面前，一张放大的脸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啊……”凤轻尘吓了一跳，差点摔倒在地，那人连忙伸手将凤轻尘扶住，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连路都走不好。”

居然还怪她？

凤轻尘黛眉一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蓝九卿，你知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你这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要是胆子再小点，这会儿就被生生吓死了。”

凤轻尘这话绝没有夸大，她现在心跳还快得吓人。

“嘘，小点声，你想把所有人都招来吗？”蓝九卿飞快地捂住凤轻尘的嘴。

“风大夫，出什么事了。”屋内的声响，惊醒了殿外的宫女。

凤轻尘拍掉蓝九卿的手，说道：“没事，我给小皇子喂药。”说罢，后退一步拉开自己与蓝九卿之间的距离。

面具下，蓝九卿不高兴地挑了挑眉，却没有多说。

“风大夫有事就唤奴婢一声，奴婢就住在外间。”宫女不疑有他，回了一句便退了下去。

有蓝九卿在，凤轻尘也不好把宫女叫进来帮忙。当然，她此刻也没有时间，问蓝九卿怎么会半夜三更进宫。

凤轻尘端起给小皇子的药，示意蓝九卿上前：“过来帮我一个忙。”

让他帮忙？

蓝九卿错愕片刻，便收到凤轻尘一个白眼，蓝九卿只得乖乖上前。

“帮我把他抱起来。”凤轻尘指着小皇子，让蓝九卿坐到床上去抱着。

“什么？你让我抱他？”蓝九卿一脸震惊地看着凤轻尘，怀疑凤轻尘说错了。

他像是会抱小孩子的人吗？

凤轻尘点头：“你不抱谁抱，我刚才正要叫宫女进来，结果你突然闯进来。”

“我现在就走。”蓝九卿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人。

“不行。我再叫那宫女，那宫女说不定要起疑心，快点把小皇子抱起来，我要给他喂药。”凤轻尘坚定地摇头，认定要蓝九卿抱。

谁让蓝九卿刚刚吓她。

四目相对，凤轻尘一脸严肃，半步不让，蓝九卿无奈，只得妥协。在凤轻尘的指导下，蓝九卿小心翼翼地将小皇子抱了起来。

没想到，人生第一次抱孩子，不是抱自己的儿子，而是抱皇上的八皇子，这小皇子还真是好运。

“他太软了。”蓝九卿抱起小皇子的那一刻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这会儿才明白凤轻尘这是在报复他之前吓她的事。

原来小孩子这么小、这么软，好像轻轻一用力就能将他捏碎。

“所以，你要轻点，千万别弄伤了他，小孩子很柔嫩，骨骼也很脆弱，力气稍大就会伤了他。”凤轻尘调整了一下方位，让小皇子可以舒服一点，至于蓝九卿会不会累着，她就不管了。

“我能不能不抱，我给他喂药。”蓝九卿的手都僵了，抱着这一团软肉，他连动都不敢动，比潜在暗处伏杀还要累，只抱了一会儿就一头大汗。

“你会喂吗？”

“不会，我可以学。”蓝九卿酷酷地道，只有他知道他此刻手心都冒汗了。

抱小孩真的太有压力了。

“可惜，小皇子等不及，你抱好别动，我给他喂药。”凤轻尘捏开小皇子的嘴，用干净的纱布将小皇子嘴巴里的白沫擦干净，先喂了一点清水，然后给小皇子喂药。

药灌了下去后，凤轻尘用勺子挡住，避免小皇子再次吐药。

凤轻尘的动作既利落，又很温柔，一点也没有伤到小皇子，另一只手还轻轻地拍着小皇子，小声地哄着……

蓝九卿怔怔地看着凤轻尘，他没想到，他居然从凤轻尘身上感受到了母爱的气息，和平时对待病患不同，此刻的凤轻尘除了自信与严谨外，还有极少显露在人前的温柔与慈爱。

心，漏跳了一拍，面具下的唇角微微上扬，隐隐有了一丝别样的期待。

对别人的孩子都这般怜爱，凤轻尘应该很喜欢孩子吧！

能看到这样的凤轻尘，蓝九卿觉得今天晚上很值。

有蓝九卿帮忙，凤轻尘这一次喂药很顺利，确定小皇子不会再将药吐出来后，凤轻尘便从蓝九卿手中将小皇子接了过来。

蓝九卿如释重负，连忙从床上跳了下来，动作之急切和他那冷冰冰的样子一点也不相符。

可惜，凤轻尘全副注意力都放在小皇子身上，错过了这精彩的一幕。

喂了药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接下来就只能等药起效了，看小皇子能不能熬过去。

凤轻尘替小皇子盖好被子，轻手轻脚地退开，指了指不远处的桌椅，示意蓝九卿去那里坐。

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凤轻尘现在才有心思问蓝九卿半夜闯昭燕殿的事。

“路过，听说你在这里，便过来看看。”实际上，他是担心凤轻尘出事，便夜探皇宫，顺便办事。

路过？

这得多强大的路过，才能从皇宫路过。

“要是没事，你还是快点出去的好，这是皇宫，不是你家后院，可不是那么好路过的。”风轻尘道，万一蓝九卿被人当刺客逮着了，她可没有本事捞人。

“你担心我？”蓝九卿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带着些许的低沉，听上去暧昧至极，在这深夜听来，更是让人多想。

风轻尘脑中的某根弦突然灵敏了，一脸错愕地看着蓝九卿，直把蓝九卿看得莫名其妙，风轻尘这才觉得也许是自己想太多了，她可没有人见人爱的特质。

暗暗松了口气，风轻尘将声音压低，说道：“作为朋友，我当然会担心你，你没事还是早些离开比较好，这皇宫不是什么好地方。”

蓝九卿露出一抹笑：“我不会有事，我来皇宫是有事要办。”还真当他路过不成，他只是路过昭燕殿。

“哦……那办完了吗？办完了就离开。”

“没有，现在还没有人发现我来了。”蓝九卿这话说得相当高深，风轻尘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听懂，“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要让宫里的侍卫发现你的踪迹？”

蓝九卿点了点头：“是，有人想抓我，我得把他引到皇城来。”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风轻尘眼眸微亮，带着一丝调皮的笑，和刚刚医治小皇子时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你就不好奇，谁要抓我吗？”有时候，蓝九卿真想把风轻尘的脑子打开看看，这个女人怎么一点好奇心也没有。

“好奇呀。”好奇并不表示就要问呀，她好奇的事情多着呢。

“那为什么不问？”蓝九卿发现，他对风轻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风轻尘比他还深沉，什么事都埋在心底，非得让人猜。

“你想说自然会说。”她也并非知道不可，就算不知道，也只是心里痒一下，又不会要命。

好吧，蓝九卿认命，主动说道：“符临，他正在查我的下落，要追杀我。”

“符临？你得罪他了？”符临为人相当圆滑，轻易不会主动犯人。就算为皇上办事，他也尽量不得罪九皇叔和她。

符临这样的人，绝不会主动追杀蓝九卿。

“不是我得罪他，而是有人把我卖给了他。”蓝九卿说这话时，一直看着风轻尘。

风轻尘心头微怔，露出一抹苦笑：“是九皇叔吧。”别问她为什么知道，反正她就是知道。

“没错，就是他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蓝九卿承认自己恶劣了。

风轻尘干笑了一声，义正词严道：“九皇叔真是太无耻了，怎么可以随便就把你卖给符临呢，九皇叔开的价高不高？”

这下换蓝九卿无语了，风轻尘这么护着九皇叔，害得他高兴不是，不高兴也不是。

风轻尘见状，只当蓝九卿生气了，弱弱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个……你知道符临要追杀你，是九皇叔透露给你知晓的吧？”

蓝九卿很想说不是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风轻尘长松了一口气。她可不想夹在九皇叔和蓝九卿之间，就好像她不愿意夹在九皇叔与王锦凌之间一样。

男人之间的交易，扯上她一个女人干吗。

“九皇叔应该不是卖了你，只是为了要符临。符临才出城，人估计还在路上，你在皇城这么一现身，他肯定要折回来。你放心……只要符临折回来，你就安全了，符临怎么说也是朝廷命官，他可不能随便出城。”风轻尘出言安慰，事实上还是在为九皇叔说话。

蓝九卿深深地看了风轻尘一眼，意有所指地问道：“是不是九皇叔做什么，在你眼中都是对的？”

“不，我从没说过九皇叔做得对。”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，一个想要征服天下的人，他所做的事情可能用对错来衡量。

“九皇叔他……”

“哇，哇……”床上的小皇子，突然发出低低的哭声，打断了风轻尘的话，风轻尘脸色一变，飞快地朝蓝九卿说了一句抱歉，便朝小皇子跑了过去。

蓝九卿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眼中闪过一抹苦涩的笑。在风轻尘眼中，他连个婴儿都比不上，真是挫败。

站在原地看了半天，如同来时一般，蓝九卿走的时候也没有惊动风轻尘，等到风轻尘安抚好小皇子，记起蓝九卿时，他早就不见人影了。

风轻尘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依蓝九卿的本事，他绝不会栽在皇宫里，要真栽了，她肯定会想办法把他捞出来，所以没啥好担心的。

风轻尘继续守着小皇子，每隔半个时辰检查一次，每隔一个时辰喂一次药。风轻尘忙了一个晚上，小皇子的气息也越来越平稳。

“毒清了。”检查结果出来后，风轻尘露出一个大大的笑。

没过多久，谢皇贵妃走了进来，看那黑眼圈，昨晚怕是一宿没睡。

“轻尘，小八怎么样了？”谢皇贵妃一脸希冀地看着风轻尘，生怕风轻尘说出她接受不了的答案。

“娘娘请安心，小皇子一切安好，毒已经解了，接下来还请娘娘召太医过来，

小皇子精气受损，恐怕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。”凤轻尘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说道。

这架势是摆明要走了。

谢皇贵妃高悬的心刚刚落下，又再次悬起：“轻尘，你现在就要走？”

“娘娘，小皇子已无大碍，剩下的我也做不了，留在这里也帮不上忙。”她不擅长治疗小儿的病，也不擅长调养，完全没必要留下，最主要的是她放心不下思行，也想出去打听一下蓝九卿怎么样了。

蓝九卿想要制造混乱，想要让符临知道他在皇城，肯定会闹出不小的动静，她窝在昭燕殿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到。

“轻尘，你不能多呆一天吗？小八他……”谢皇贵妃哀求道，她不需要凤轻尘做什么，只要凤轻尘待在昭燕殿，她就放心。

“娘娘，小皇子的毒解了，剩下的有太医照看即可，恳请娘娘理解，凤府出了一点事，我必须尽快回去处理。”小皇子已经平安无事了，真心不需要她二十四小时贴身照看。

凤轻尘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谢皇贵妃就算再不满也只得同意，凤轻尘不是太医，她匆忙地把人叫来，本就是失礼了。

宫里有太医，并不是离了凤轻尘，八皇子就会出事。

谢皇贵妃请凤轻尘再等一等，等太医过来后再走。

“娘娘放心，我会和太医说清楚再走，一切以八皇子的身体为主。”凤轻尘这话说得相当漂亮，让谢皇贵妃心中那一点不满也消散了。

从皇上昨天的表现来看，他应该把八皇子放在心上了，宫里的人都是人精，太医们早就候在外面了，谢皇贵妃一声令下，便鱼贯而入。

连番诊治后，三位太医得出来的结论和凤轻尘说的一样，八皇子只要小心调理，就能恢复如初，不过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身子肯定会比普通人弱一些。

这一点谢皇贵妃早就猜到了，虽然伤心，却不是不能接受。身体弱一些总比夭折好，八皇子死里逃生，谢皇贵妃已经很满足。

凤轻尘和太医们交接好后，便提出要出宫一事，谢皇贵妃厚赏了一堆珠宝，再三叮嘱凤轻尘，这几天没事别外出，怕宫里还需要她。

凤轻尘再三保证，她会待在家里，如果有需要，她会立刻进宫，绝不会耽误八皇子的病。

太监一路将凤轻尘送了出去，走到一条僻静的小路，凤轻尘掏出一个荷包，递到那个小太监的手里，顺便向他打听一下宫里有没有什么事发生，免得不小心冲撞了贵人。

太监笑咪咪地掂了一下荷包的重量，然后和凤轻尘聊起宫里的八卦。

哪个娘娘摔了一跤，哪个娘娘被皇上罚了，哪个太监被主子打了，完全是无用的消息，就在凤轻尘不抱希望时，那小太监突然凑到凤轻尘耳边，神秘兮兮地说道：“听说昨天宫里进了贼，那贼什么都不盗，就把前朝的一顶皇冠偷走了，听说是前朝后人做的，皇上下旨严办，外面都封了城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”

“宫里进了贼人？”凤轻尘忙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，心里却暗想，这应该就是蓝九卿的手笔了。

小太监点了点头，左右看看，确定四下无人，继续说道：“皇上今天本想去看八皇子的，结果因为这件事耽误了，皇上很生气，责令翟将军严查。你可要保密，别让人知道是我告诉你的，皇上不允许外传。”

四国皇帝不会让外人知道前朝蓝氏还有人活着，免得他们得到那些对前朝死忠的人的支持。

“公公放心，这话出你嘴，入我耳，定不会让第三人知晓。”凤轻尘一脸正直，怎么看都值得信任。

“风大夫的话我当然相信，风大夫这边走。”小太监高兴地点了点头，引着凤轻尘继续往前走。

待到凤轻尘的身影消失后，拐角处的男子才走了出来，若有所思道：“去，查一查凤轻尘和那个公公说了什么。”

“是，殿下。”跟在他身边的小太监立马应道，见主子盯着凤轻尘消失的方向发呆，小太监犹豫一下，提醒道，“殿下，皇后娘娘和安平公主还在等您，您看？”

“走。”洛王收回视线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一天一夜了，凤轻尘怕孙思行这一天都没有吃喝，一路催促车夫快一点再快一点，到了凤府，马车刚停稳，凤轻尘就跳了下来，大步朝府内走去。

“姑娘，你可回来了。”管家连忙上前迎接，接过凤轻尘手中的药箱。

“孙少爷怎么样了？”凤轻尘一边走一边问道。

“姑娘放心，孙少爷肯吃东西，也肯说话了。”管家提起这事，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欣慰的笑。

他把孙思行当主子，也当晚辈，那样一个干净的孩子，没有人不喜欢，看孙思行伤心，他们也难过。

“那就好，他现在哪里？我去看看他。”凤轻尘连口水都没有喝，不见到孙思行安好，她根本放心不下。

“孙少爷此刻在书房。”这个书房不是指凤轻尘的书房，而是指孙思行在外院，自己的书房。

凤轻尘点了点头：“你去忙吧，我自己去看他就行了。”

“是，姑娘。”管家没有继续跟上去，而是将药箱交到佟珏手里，让她送到凤轻尘的院子，又吩咐下人准备好热水与饭菜。

作为一个管家，必须时刻贴心，为主子分忧，替主子处理各种琐事，让主子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专心做大事！

凤轻尘轻敲了一下门：“思行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师父……你等等。”孙思行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也有些气弱，总归是肯开口说话了。

“师父，让你久等了。”孙思行亲自过来给凤轻尘开门。

原本红润的脸颊，此刻没有半点血红，清澈明亮的眸子也暗淡无光，腼腆的笑被悲伤取代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沧桑，凤轻尘鼻子一酸……

孙思行一直被保护得极好，不管是他父母，还是凤轻尘都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，偏偏害思行伤心难过的，就是他们。

凤轻尘连忙将眼中的泪水眨了回去，不敢再提孙正道的事，只说：“思行，看到你没事，师父就放心了。”

“劳师父担心了。”孙思行收起脸上的哀戚，朝凤轻尘作了个揖。

凤轻尘摇了摇头：“师父没事，看到你这样，师父就放心了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养好身体，剩下的交给师父，师父一定会帮你查到动手之人。”

“谢谢师父。”孙思行虽然单纯，可并不是迂腐的人，他知道依自己的能力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查到凶手。

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除非他死，不然此仇必报。

“说什么谢，这是师父该做的，你不怪师父就好了。”这件事凤轻尘猜测，十有八九是因她而起。

思行一向与人为善，此次的事情与其说是针对思行，不如说是冲着她来的。

孙思行连忙摇头：“师父，我明白的，这与你无关。”

“你不明白，这件事……是师父对不起你。”凤轻尘狼狈地别过脸，不敢看孙思行，她怕，怕看到思行仇恨愤怒的眼神。

“师父，真的和你无关，你别自责。”孙思行连连摇头，他也猜到了一点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责怪凤轻尘，把错加到凤轻尘身上。

他和师父是一家人，本就应该一起承担，他在享受师父保护的同时，当然也要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。

再说，他也看到了，他爹并不是最近才死的，即使被冰封住，脸上也出现了尸斑和腐烂。

“思行，你真是太傻了。”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，真真是太傻了。

凤轻尘感动至极，她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收到思行这么一个好的徒弟，这

种事要是出在别人身上，肯定想吃了她。

她算是间接害死他父亲的凶手，即使不是她做的，孙正道也是因她而死。

“思行，相信师父，师父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。”留下这话，凤轻尘就出去了。她本是来安慰思行的，结果变成了思行安慰她。

怎么就有这么傻的孩子，让她愧疚到不行，让她不知如何是好。

凤轻尘红着眼睛回房后，走到铜盆前，将整张脸都埋在水里。

“咕噜咕噜……”凤轻尘不停地吐着气泡，佟珏和佟瑶跟了进来，见状吓了一跳，又不敢上前，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啊……”凤轻尘痛苦地大叫，抬起头，一脸的水。

“小姐。”佟珏和佟瑶不安地唤了一句。

凤轻尘没有理会，拿起一旁的毛巾，狠狠地擦了把脸，将水珠全部抹掉。

“查到了什么？”凤轻尘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却让佟珏和佟瑶两人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两人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滚。”凤轻尘暴躁无比，语气极冲。

佟珏和佟瑶两人血色全无，踉跄地退了出去，两人相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害怕与担忧，还有隐藏的泪水。

凤轻尘一个人站在房内，看着盆子里的水发呆，对于水中那个狼狈的倒影，她完全没有看到。

到底是谁下的手？

为什么偏偏挑孙思行！

凤府上下都知道凤轻尘发火了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，当然他们也不敢把事情透露给孙思行知晓。

没有人打扰，凤轻尘这一站便站到夜幕降临，春绘、秋画端走午膳，又端走了晚膳，看到在屋外罚站的佟珏和佟瑶，春绘和秋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姑娘最在乎的就是孙少爷，偏偏她们办事不力，两天也没有查到一丝线索，姑娘不生气才叫有鬼。

可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，他们这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只希望九皇叔那边能有消息，不然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。

暗卫在暗处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要不要去一趟九王府呢？凤姑娘再这么不吃不喝，可是会出事的。

暗卫犹豫再三，最后一致决定，万事都要以凤轻尘的身体为主。

九王府静悄悄的，府内的气氛比凤府还要压抑，暗卫悄悄地擦了擦冷汗，和九王府的暗卫接了头，说明来意后，便站在暗处等消息。

九王府的暗卫不敢耽误，立刻将风府的情况一一禀明，本以为九皇叔会生气，不想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王爷的命令。抬头一看，屋内哪还有九皇叔的身影了……

九皇叔骑了匹马就朝风府赶，路过几个官员家门口，有几个守门的看到这一幕，一个个猛地擦亮眼睛。

刚刚那人身上的衣服，好像是亲王服？

太快了，没看清……

九皇叔到了风府，管家惶恐地上前，不等九皇叔说话，就把凤轻尘从宫里回来后的事一一禀明。

那个笨蛋。

九皇叔在心中暗骂一句。他就知道，能让凤轻尘愤怒的就只有孙思行，也只有伤了孙思行，才能让凤轻尘失去理智。

九皇叔大步朝内院走去，衣袍迎风鼓起，每一步都带着风……

嘭的一声，九皇叔一脚将门踹开，那门不堪摧残破了个大洞，摇摇晃晃地挂在门柱上，吱吱呀呀地晃来晃去，好像随时会倒下来。

房内，凤轻尘呆愣片刻才反应过来，借着月光看清来人，凤轻尘吃惊地道：“九皇叔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本王再不来，你怕是要把自己活活闷死。”九皇叔看不清凤轻尘此时的样子，可光听声音就能推断出，凤轻尘此时有多萎靡。

“我……”凤轻尘上前，想要解释，可刚一迈步，整个人就重心不稳，一头往前栽去。

九皇叔顿时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前，一把抱住凤轻尘：“小心。”

凤轻尘倒在九皇叔的怀里，没有挣扎，只道：“站久了，有点晕。”

“哼……本王看你这是自虐。”九皇叔气不打一处来，一个用力将凤轻尘抱了起来，放到床上，又对门外的下人道，“一个个还愣着干吗，没看到你们主子不舒服嘛，还不快进来服侍。”

“是。”春绘和秋画暗叫倒霉，九皇叔不喜欢身边有女子服侍，她们哪个敢不怕死地往前凑。

九皇叔有令，春绘和秋画只能硬着头皮上，两人先将室内的灯点亮。

室内一片光明，九皇叔这才看清凤轻尘到底有多狼狈。一张脸白得没有血色，双眼布满血丝，发髻早就散了，脸上全是深一道、浅一道的印记，衣服也是一片污渍。

“你看看你，这么大个人，却像只花猫一般，丑死了、脏死了。”看凤轻尘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九皇叔有气也发不出来。

春绘和秋画极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打来干净的水，又给凤轻尘取了一套干净

的衣服放好，两人就飞快地跑了出去。

这两个丫鬟还算识相。

九皇叔将帕子打湿，替凤轻尘将脸和双手都擦干净，顺手也将散乱的发丝，别到耳朵后。

略作收拾，凤轻尘总算能见人了。

这么一折腾，凤轻尘精神了许多，对上九皇叔那双寒霜般的眸子，凤轻尘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

“现在才知道丢人，早干吗去了？”九皇叔可不放过凤轻尘，毒舌地道。

“我……”凤轻尘讷讷地道，却不知要怎么讲。

九皇叔拉了一把椅子坐下：“说吧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就为了孙正道的死而自责？”

“他是因我而死的。”凤轻尘惆怅地道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，因你而死的人多了，你要个个都自责，你这辈子什么都别干，光自责、愧疚算了。”九皇叔今天的每句话都火气十足，他这是气凤轻尘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

“不一样，孙正道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九皇叔冷笑，嘲讽道：“有什么不一样，不同样是条人命嘛，就因为他是孙思行的父亲，就不一样了？”

“你这是在告诉我，众生皆平等吗？”凤轻尘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九皇叔。

“不，本王从不信众生皆平等，但信命都是一样，只有一条。”众生平等？这是什么笑话，他们出身皇家，一生下来就比普通入拥有的多，怎么可能平等。

“是呀，命只有一条。我不在乎别人如何，可自己身边的亲人死了，我却会难过、悲伤。”哪怕是大夫，看多了生老病死，也避不开这一条。

九皇叔没心情陪凤轻尘说大道理，只问道：“你这是要为孙正道的死负责？”

“人都死了，我拿什么负责，就算我现在去死也换不回他的命。”她只是愧疚，她对不起思行，如果不是她……思行就不会失去父母。

“本王还当你不知道呢。孙正道已经死了，你做什么都挽回不了他的命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在这里自责，而是去查凶手，没有查到凶手之前，你凭什么说他是因你而死？”即使知道孙正道的死因，九皇叔也不会说出来。

“孙正道当初悄无声息地离开皇城，也许是得罪了人，把孙思行托付给你，你帮他照顾孙思行，已经是对得起他们了。”在九皇叔眼中，孙正道即使是因凤轻尘而死，也与凤轻尘无关，那是孙正道的命。

凤轻尘替他照顾孙思行，并且把孙思行当徒弟，已是对孙家施恩。

凤轻尘愣住了，九皇叔这话似乎也有道理。当初孙正道为什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离开，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？

凤轻尘陷入深思，九皇叔怕她多想，出声打断凤轻尘的思绪：“别想这些了，本王让人给你送点吃的过来，你吃完后好好睡一觉。孙正道的头颅是谁送到凤府的，本王会替你查清，孙思行那里，本王也会去看一看。”

如果凤轻尘仔细听的话，就会发现九皇叔从头到尾，都没有说查孙正道的死，只说查孙正道的头颅是谁送到凤府的。

偏偏凤轻尘此时的思绪混乱，根本没有仔细听九皇叔的话，只乖乖应是，九皇叔也不给凤轻尘多问的机会，交待两句后便起身走人。

行色匆匆，一看就知道九皇叔很忙。

凤府的下人极有眼色，见九皇叔出来，早早地躲了起来，生怕九皇叔一个不高兴，一脚踢在他们身上。

九皇叔找到孙思行后，也不知跟孙思行说了什么，下人只看到孙思行送九皇叔出门时，整个人都是呆的，好像受了极大的打击。

对孙思行来说，九皇叔那番话确实是打击，而他结合自己对父亲的了解，也越发肯定了九皇叔的话。

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么师父就不是师父，而是主子？

孙思行呆呆地躺在床上，看着屋顶发呆……

这个消息太震撼了，让孙思行无力招架，他必须静下来好好想一想。

孙思行的安静，让盯着他的暗卫松了口气。

九皇叔和孙思行说完凤离嫡女和孙家的事后，便让暗卫一直盯着，他怕孙思行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消息，做出什么傻事，或者跑去质问凤轻尘。

听到暗卫的汇报，说孙思行只是躺在床上发呆，九皇叔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孙正道的儿子，虽然单纯了一点，承受能力差了一点，人品却是极好。孙正道把这个儿子教得极好，不继承孙家的使命，对孙思行来说也是好事……

第二十二章 瑶华公主之死

九皇叔身上，有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，短短几句话，就让凤轻尘安心了，她当天晚上睡得极沉，凤府上下都松了口气。

姑娘好，他们就好。

第二天，凤轻尘的精神好了许多。当她看到孙思行也恢复了精神，说他要从小木屋练习功课后，凤轻尘连连点头，在心中默默地念了一百遍：“感谢九皇叔。”

孙正道的头颅带来的风波虽然没有结束，府上却没有那么压抑了。不过，为了照顾孙思行的心情，管家还是给府上换上了素净的布置，下人的衣服也以素色为主。

小小的举动却让人窝心，凤轻尘对管家越来越满意。

处理完凤府的事务后，凤轻尘又把佟珏和佟瑶招了过来，这两个丫鬟一夜未睡，那样子和凤轻尘昨天差不多。

凤轻尘见状，也不忍心再责怪她们，只让她们去查孙正道这些年和哪些人打过交道。当初孙正道离开京城，虽然隐秘，但也应该有人看到，凤轻尘要她们一路查下去。

佟珏和佟瑶连连称是，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查清楚，请凤轻尘相信她们。

这两个侍女，凤轻尘一直用得很顺手，私底下很多事情都交给她们做。凤轻尘当然不会因为这件事就把这两人弃了，敲打安抚一阵后，便让两人下去。

凤轻尘坐在书房想了想，还是决定给南陵锦行写一封信，让南陵锦行帮她查一查，这件事是不是南陵锦凡和夜叶做的。

这两人能做出，拿她爹娘尸骨泄恨的事，送孙正道头颅这种事，这两人当然也做得出来。

刚提笔，下人就来报，谢三公子来访。

谢三？

凤轻尘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去见。

她现在和谢家有往来的，就只有谢皇贵妃和谢三。谢三知道她和谢家的关系紧张，

一般没有什么事，不会单独来找她。

多日不见，谢三退下贵公子的外表，收起了世家公子的锋芒，看上去沉稳了不少。

凤轻尘怀疑谢三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，不过没有问，只打了声招呼：“三公子。”

“轻……风姑娘。”谢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叫了一句生疏的称呼，凤轻尘也没有多说。

凤、谢二家的对立关系改变不了，谢三和她疏远一些也好，这样日后双方也不会为难。

谢三此次是借着凤轻尘救治八皇子的事而来，谢家奉上了一份厚礼，凤轻尘不客气地收下。

谢家这个时候来送谢礼，不就是因为八皇子得皇上重视嘛。当初八皇子被皇上厌弃时，谢家可是看都不看八皇子一眼的。

两人你来我往地问候一通后，就安静下来，好像找不到话题一般。

场面有些尴尬，凤轻尘轻咳一声，正准备找个话题，谢三却先一步开口道：“风姑娘，我此次前来，除了代表谢家感谢你救了八皇子，还要向你辞行，我准备走了。”

“走，你要去哪里？”凤轻尘愣了一下。

谢三说的是走，而不是游学或者外出，这个走应该是不会再回来。

谢三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泰安祖屋那里一直没有人住，我打算回去，守着谢家的老宅子安度余生。”

不过二十出头，就打算守着老宅子过一辈子，可见谢三此时的心境。

如果是王锦凌或者王七说这话，凤轻尘肯定会追问一句出了什么事，但对于谢三却是不同的。

凤轻尘看了看谢三，追问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回去也好，守着祖宅，看看书、种种花，这日子也很惬意。”

明明是失落地回祖宅，在凤轻尘嘴里却变成归隐，谢三笑了笑，没有解释，邀请凤轻尘有机会去谢家祖宅看看，他一定会招待她。

凤轻尘满口应下，至于去不去那就两说了。

谢三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便起身告辞，凤轻尘将他送到门口，谢三站在门口没有迈步，挣扎了许久，对凤轻尘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便匆匆离去了。

凤轻尘看着谢三的背影若有所思，最终化为一道叹息，一进屋就把佟珏和佟瑶找来，让她们去查谢府最近做了什么。

谢三最后的那句“对不起”，还有他好好地要回老宅子的事，让她不得不多想。

要知道，九皇叔在逐风楼狠狠地打了那些人的脸后，那几家在事后或多或少地都得到了安抚，唯有谢家没有。

谢家不敢对九皇叔出手，可对付她却没有任何压力。

风轻尘接下来几天一直待在凤府，一步都没有外出。待佟珏和佟瑶收集到关于谢家的消息，她便抽丝剥茧地寻找有用的线索。这期间风轻尘进了一次宫，又给小皇子做了一次检查。

有太医的精心照料，小皇子恢复得很好，再调养个十天半个月，就能治疗兔唇了。

皇上听谢皇贵妃说，风轻尘能医好小皇子的兔唇，特意赶到昭燕殿，询问了半天，得到风轻尘肯定的答复后，再三交待风轻尘一定要尽力医治好八皇子，才离去。

风轻尘越发地不解，皇上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之前还那么厌恶八皇子，极力掩饰八皇子的存在，现在却……

谢皇贵妃给风轻尘解惑，原来皇上心血来潮，拿八皇子的生辰八字给了钦天监，在没有告诉钦天监八皇子身份的情况下，让钦天监算算这个人的命格。

结果钦天监算出八皇子命格富贵，是皇上命中的贵人，有八皇子在能为皇上消灾挡难。

皇上半是怀疑半是相信，想想还是让谢皇贵妃把八皇子抱过去给他看看。

不知是巧合还真是八皇子能为皇上消灾，八皇子被太监抱到皇上面前时，不知怎么地打翻了皇上桌上的茶，八皇子手上也溅到了茶水。

好在那茶不烫，就在宫人帮八皇子擦拭时，八皇子把水含进了嘴里，结果八皇子真替皇上挡了灾，代皇上中毒了。

之后，皇上就信了钦天监的话，认为八皇子能为他挡灾。

这就是皇上不想让八皇子死的原因。

风轻尘听到后，气得直想骂人。

皇帝是把自己的儿子当成消灾挡难的物件吗？这样的宠爱还真是不要也罢，八皇子遇到这么一个父亲，真是倒了八辈子霉。

看风轻尘义愤填膺的样子，谢皇贵妃一直强忍的泪也终于掉了下来。

宫里的女人，个个都羡慕她生了一个好儿子，只有她知道，自己心里有多难受。

她一点也不想要什么贵人的命格，她只要自己的儿子好好的。但这话她不能说，她一说别说后宫那些女人，就是皇上也不会放过她。

遇到这样的事，风轻尘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谢皇贵妃，不过这对八皇子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机会。

在后宫，没有皇上的喜爱，即使贵为皇贵妃，谢皇贵妃能为八皇子做的也有限。比如八皇子生病，那些太医看八皇子不受宠，就不会尽心医治。

在后宫，除了皇后外，其他女人看的不是位分而是皇宠。谢皇贵妃和八皇子能得皇上的宠爱，他们在宫里才有立足之地。